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十五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五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音洛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祜

集傳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許氏謙曰竊脂見小宛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

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人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氏轍曰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夫苟樂之則其為之也安安則如固有之譬如桑扈之羽鶯然有文而不自知亦非其強之也○朱氏公遷曰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人臣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此以相交之益為興也○朱氏謀㙔曰桑扈應候而至喻諸侯時見不違禮也○張氏彩曰觀卒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樂胥亦當指燕飲之時為言樂胥云者足以洽情而不逾禮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卑郢反

集傳興也領頸屏蔽也王氏安石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言其能

為小國之藩衛盖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集說輔氏廣曰為諸侯者外有文章内復和樂固天子之所喜也則願其承上天之祜福為萬邦之屏翰宜矣○呂氏柟曰領者上輔元首下統四體猶屏之蔽内而捍外也○朱氏道行曰懷萬邦者天子也屏萬邦而捍其外患者君子之撫柔以安天子也

○之屏之翰叶胡見反百辟音璧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叶乃多反受福不那

集傳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

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葢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劉氏瑾曰菀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寧不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竝倣此義

集說王氏安石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言不獨為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為為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百辟為憲有期之之意不

戢不難有戒之之意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集傳賦也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朱子曰觩頌作捄春秋穀梁傳作觓與此字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其飲燕之時交際之間略不敢少有傲慢之意則其福祿之來又有不待於求而得之者矣彼交匪敖亦有戒意○何氏楷曰君子謹守侯度位雖高而不驕情雖通而不肆雖非

有意於斂福萬福皆來就而聚之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正謂此也

總論鄒氏泉曰首章願其德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有以衛人三章言其在國功大而能敬足以獲福也四章言其在燕情通而能敬足以獲福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集說陳氏櫟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等語參之則此為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叶牛何反之

集傳興也鴛鴦匹鳥也鄭氏康成曰匹鳥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性馴耦也○則

崔氏豹曰鴛鴦鳧類雄雌未嘗相離故謂之匹鳥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

孔氏穎達曰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荅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禄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禄二者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唐氏汝諤曰君子萬年福禄若與君子而相宜者然故曰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集傳興也石絶水為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

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内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陸氏佃曰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鷙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遐遠也久也

集說朱氏道行曰鴛鴦在梁則宿而不飛矣以宿之戢左翼而舒其右以捍外興君子斂小心而久於位以無危此宜福禄根源○胡氏紹曾曰鴛鴦之靜也靜亦何患君子之安安而止也與時俱息凝然以受遐福而又何不宜哉

○乘繩證反馬在廄音救摧采卧反之秣音末叶莫佩反之君子萬年福禄艾魚蓋反叶魚肺反之

集傳興也摧莝秣粟許氏謙曰莝與摧同說文莝斬芻也秣食馬穀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集說黄氏佐曰艾訓養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是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叶徂為禾臥二反之君子萬年福祿綏叶宣佳土果二反之

集傳興也綏安也

集說顧氏起元曰綏者無為而治恭己南面也○朱氏道行曰綏訓安不專是安身舉世泰寧方是

君子遐福

總論輔氏廣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上之詩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詩上則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集説黄氏佐曰上下交而德業成觀有周盛時君以桑扈燕其臣臣以鴛鴦荅其君殆與唐虞賡歌之意同也

有頍欽婢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湯何反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

柏叶逋莫反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叶弋灼反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叶弋灼反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擧首貌張氏彩曰許氏曰頍即古規字規為員者弁之貌也弁皮弁孔氏穎達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曹氏粹中曰士之爵弁服之以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所謂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其衣十五升布其裳素積嘉旨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劉氏瑾曰本草一名寓木凡桑

槲樹櫸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此物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沈氏萬錮曰圖經云寄生是烏烏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皮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黄白色六七月結實黄色如小豆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黄赤如金陸氏璣曰今合藥兔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孔氏穎達曰憂則心遊不定故為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朱氏公遷曰此於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葢本於末章兄弟甥舅而言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

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緜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集説輔氏廣曰有頍者弁本但言與宴者其弁頍然耳只是賦體又貼一句實維伊何以興起下二句此則與體至於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則又為比體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言當極其親厚之意耳以蔦蘿施于松柏比兄弟親戚纏緜依附之意則其體之也切矣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則其與之也深矣○朱氏公遷曰松柏蔦蘿異根同植兄弟親戚以異姓為骨肉蓋若此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之反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亮反未見君子憂

心怲怲（兵命反叶兵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輔氏廣曰以時為善何也曰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集說（陳氏推曰天倫之樂既敘天下事無有善於此者故曰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方九反）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巨九反）如彼雨（于付反）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去聲）無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音洛）酒今夕君子維宴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爾雅母之昆弟為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穎達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摶也○何氏楷曰說文云霰稷雪也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也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

樂飲以盡今日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集說　劉氏辰翁曰相會之始為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李氏本曰言甥舅者燕兄弟而併及甥舅也無幾相見兄弟甥舅自相謂也蓋欲其盡今日而樂酒也

總論　朱氏善曰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疎之意也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纒綿依附之意以雪之先集維霰比老至之驗方其纒綿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既而自知老之將至惟當樂酒以盡今夕之歡耳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真情之所不能已也○姚氏舜牧曰凡燕飲洽彼此之情況兄弟親戚其情尤不可解者故此詩先問其所與燕者始叙其所為燕者曰此我之兄弟也甥舅也然後道達其情必先悅懌而有臧樂

酒而維宴此其情意極歎洽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集說鄒氏泉曰此詩見篤親親之意與角弓相反○陳氏際泰曰頍弁猶常棣之志也

間關車之舝（胡瞎下介二反）兮思孌（力兗反）季女逝（石列石例二反）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已反）式燕且喜

集傳賦也間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董氏逌曰案說文舝鍵也故謂之關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為聲其說本此）昏禮親迎者乘車孌美貌逝往括會也○

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閒關然設此車牽者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燕飲以相喜樂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望其德音來括則以賢配賢雖樂而不失其正矣○朱氏善曰思孌季女則男至女家而親迎也德音來括則女至男家而成室也式燕且喜則既至而燕飲以相喜樂也○季氏本曰言我所以思孌然之少女而貫牽以往迎者特以德音之善而欲其來會耳凡人之德賴友以成既得季女之賢自足以助我成德雖無好友而式燕且喜矣此則以得賢女為慶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爻反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

集傳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陸氏佃曰薛綜曰雉之健者為鷮尾長六尺字說曰从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如喬也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己而教誨之黃氏佐曰來教只是贊內治意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上章言季女以其年之季也此章言碩女言其德之碩也○朱氏公遷曰上言德

音聞其有是德也此言令德則見其實有是德矣故疊燕喜之意而申以無射云○李氏本曰言平林茂木有文采之鷮集而依焉喻己有碩女能及時來配而以令德教我也如此不唯可以得其燕安且有以成我美譽則碩女之德誠可為全而我之好是懿德寧有厭射之心乎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

集傳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上言德音令德此言無德與女蓋美其新昏而謙以承之也故又冀其飲食歌舞

以荅燕喜燕饗之意也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才落反薪叶音襄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呂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兮

集傳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集說顧氏起元曰析薪而其葉湑所得副所求故以為興鮮我覯爾猶言難得見爾也盖惟其令德世不恒有故云然我覯即上文令德來教我心寫即上文燕樂無厭飲酒歌舞等事

○高山仰叶五剛反止景行行叶户郎反止四牡騑騑孚非反六轡

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集傳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音向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輔氏廣曰表記之言

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己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泳此數語以自警○朱氏公遷

曰既鄉道而行矣可中道而廢乎是以不能自已也意謂山必陟巔道必涉幾學必至於極然後止此推廣而為學者言之耳

集說 錢氏天錫曰高山景行興令德仰止行止興慰心○何氏楷曰此興季女之賢可為師法與令德來教相應

總論 輔氏廣曰一章言其望之甚切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得之有譽故好之無厭也三章則自謙之詞言我雖無以與女而女則宜有以相樂也四章則言我心傾寫於女以見誠之至也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二句言其終前已極言之矣故此但言其略耳○劉氏瑾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輸寫至於宴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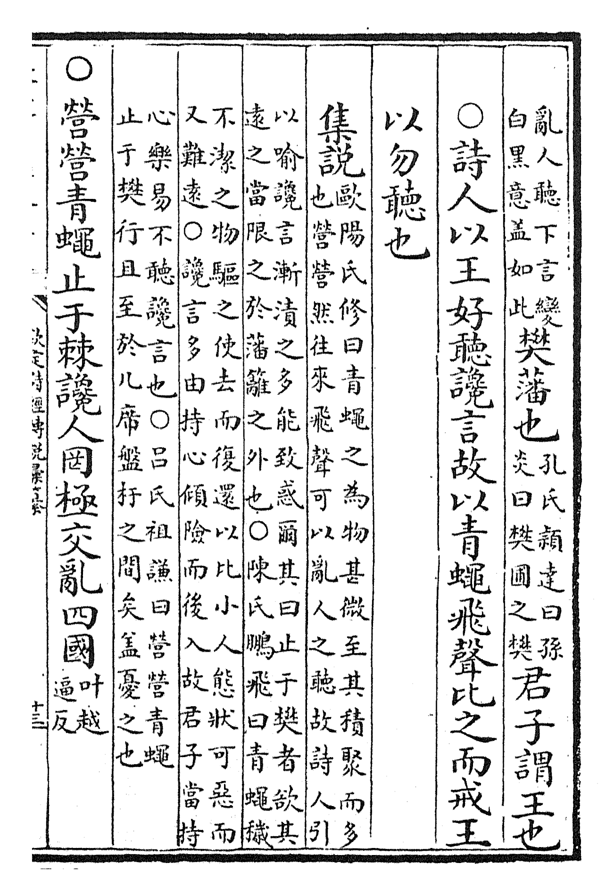
之也又歎為歡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集說朱氏善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乾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集傳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鄭氏康成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許氏謙曰營營者青蠅之聲也變白黑者青蠅之性也見其飛之營營則知其必變白黑矣聽小人之讒則知其亂是非矣傳上言



亂人聽下言變白黑意蓋如此樊藩也孔氏穎達曰孫炎曰樊圃之樊君子謂王也

○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青蠅之為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於藩籬之外也○陳氏鵬飛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呂氏祖謙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於几席盤杅之間矣盍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

集傳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讒嚴氏粲曰讒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集傳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孔氏穎達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已與聽者為二人上章義同

集說陳氏櫟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末至於亂四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絶之庶乎不至於罔極也○張氏彩曰枝葉之繁密者無過於榛而蠅亦集其中喻人之情好雖密而讒人無不能

離間其間也

總論程子曰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為近而棘榛為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為小而四國為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曰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何氏楷曰羅願云君子之於讒也初葢易之至於亂之又生而後君子信其讒故首章但云無信讒言至其二章則已交亂在外之四國至其三章則雖同心如我二人者亦不能以相有其始輕之而不忌皆如此蠅矣

青蠅三章章四句

集說劉氏瑾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

言故知屬與此比比與相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賔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華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里反鐘鼓既設叶書質反舉醻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叶居郎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藥反以祈爾爵

集傳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孔氏穎達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鄭氏康成曰豆實葅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孔氏穎達曰殽是總名此文殽

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殽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孔氏穎達曰言衆賓之飲酒又咸儀齊一也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明賓主皆得其宜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鄭氏康成曰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劉氏瑾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鐘磬鼓鏞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禮則有樂正命遷樂於下之文集傳所引乃參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鐘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為更整理之耳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

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李氏如圭曰言質者以白與赤采其地而後畫布侯者直畫而已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劉氏瑾曰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潤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最中一幅即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共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為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為正鵠則正鵠當廣六尺此燕射之侯不

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為的又於其側以丹色為質畫雲氣為飾自麋侯以下其飾皆然

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劉氏瑾曰鄉射禮注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劉氏瑾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上下左右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

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毗至反其耦也鄭氏康成曰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李氏如圭曰三耦使大夫士為之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孔氏穎達曰獻奏皆奏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己功故以

獻為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孔氏穎達曰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祈求也禮記射義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音寘也儀禮卒射司射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於豐下注豐形蓋似豆而卑○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鐘鼓舉醻爵劉氏瑾曰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酬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侯既抗於設鐘鼓舉醻爵之後也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其劫反發孔氏

穎達曰大射禮注云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集說輔氏廣曰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言其坐次之有序也籩豆有楚殽核維旅言其陳列之整潔也酒既和旨飲酒孔偕言其飲者之齊一也鍾鼓既設言其樂之備也鍾鼓樂其大者樂醻逸逸言其進止之安徐也樂醻謂旅酬時安徐則有序矣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言其射之有節也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其善射者之多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其射之命中以辭爵辭養也○徐氏鳳彩曰首章言賓初即席未射而飲如此其整飭也及將射則遷堂上之鐘鼓於堂下以避射位而樂席前之爵以行旅酬是將射而飲又如此其從容也及弓矢張衆耦同各心競云我務中的祈爾以飲此爵不曰罰而曰祈言借以勸飲耳是方射而飲又如此其謙和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烝衍（苦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反叶持林反）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金反）賓載手仇（音拘叶求其二音）室人入又（叶由怡二音）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酬時二音）

集傳賦也籥舞文舞也（毛氏萇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烝進衍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孔氏穎達曰百禮所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朱子曰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

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劉氏瑾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

仇讀曰𣂪許氏謙曰釋文𣂪音拘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孔氏穎達曰佐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儀禮特牲衆賓長為加爵○劉氏辰翁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黃氏一正曰賓載手仇賓長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又亦加爵以獻尸也仇挹於罍也酌注於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呂氏祖謙曰邱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音抗圭梁氏益曰明堂位崇坫康圭鄭

氏注云崇高也康讀為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康舉也舉圭於坫之上也

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前二章略陳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至於籩豆殽蔌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佚為樂也○王氏安石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劉氏瑾曰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筵之意然武公因酒過作詩宜於深自懲創若大禹惡而絕之也今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

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於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禍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邅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邅反舍音捨其坐遷屢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集傳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音朔下同也毛氏萇曰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劉氏彞曰賓主各有定位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賓主

可得而易也舞之奏各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有其時非可以屢也孔氏穎達曰謂慎禮而容靜怭怭媟音薛嫚音慢也秩常也○此言凡

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范氏處義曰上二章既言飲酒始終皆不失禮此章乃極言飲酒未醉與既醉之狀謂今之飲酒始即席固亦溫溫而恭有足觀者奈其未醉則威儀皆顧禮而反復無倦及其既醉則威儀皆幡幡而舉動不寧舍其坐次遷徙不常屢舞無節僊僊輕舉視未醉之時則抑抑而謙下既醉之後則怭怭而媟嫚此之謂為酒所困不復知有秩序矣

○賓既醉止載號乎毛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集傳賦也號呼呶讙也孔氏穎達曰唱叫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鄒氏泉曰賓能節飲而謹德之名著主能善燕而親德之譽揚

所謂竝受其福也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耳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僛僛則不能自正傞傞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為差降也○蘇氏轍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姚氏舜牧曰德是人之所以自立者使亂其威儀而喪德是自伐也儀與德正相照凡有令德者必有令儀喪失其儀即為伐德小宛大夫以壹醉日富為戒而歸之敬爾儀此以是謂伐德為戒而歸之維令儀儀之關於酒德也如是夫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叶養里反〈音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叶失志反〉矧〈失引反〉敢多又〈叶夷益夷豉二反〉

集傳賦也監史司正之屬〈董氏逌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燕禮鄉射恐有解〈音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為司正燕禮曰射人為司正〉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蘇氏轍曰羖未有童者也俾出童羖深戒之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

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集說　輔氏廣曰欲其不至於昏醉而告之使勿大怠蓋凡溺於酒者其病只在怠稍自謹飭者便不至若是匪言勿言匪從勿語應前章號呼讙呶而云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

○姚氏舜牧曰三爵不識二句正與首二章相照應首章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禮射而飲未有過於三爵者次章云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言祭畢而飲亦未有過於三爵者茲燕飲者屢舞而不知號呶而無節伐德喪儀莫此為甚則觥觵交錯之所使也故立之監史以警戒之而終之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蓋教之但如射飲獻酬之合禮而不可至於大怠也

總論 許氏謙曰一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言古飲酒之禮也三章以下則令飲酒之失也三章言飲而未醉則威儀中適醉而不止則喪敗其威儀四章言飲當知止而戒其謹威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而戒其謹言語○姚氏舜牧曰大抵酒之為禍嘗在於賓筵故詩首說賓之初筵舉為射而設者其禮儀卒度而無亂次及祭畢而飲者其儀度一歸於禮而無亂方提燕飲之賓筵始乎治卒乎亂者

再三以深致其戒云

賔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集傳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韓氏嬰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賔客初就筵之時賔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賔既醉止不知其為惡也

今案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劉氏瑾曰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羖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

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己之詞今案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集說董氏鼎曰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酒武王以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下沈湎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為子孫法焉○劉氏瑾曰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耇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内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略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音洛飲酒

集傳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毛氏萇曰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豈

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

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

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黄氏佐曰此以樂得其所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

集說劉氏彝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於淵而在於藻也有頒其首者出遊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頒大也○朱氏道行曰魚藻諸侯據所在以起興而誦美其與下之仁豈樂飲酒猶有前王厭厭之遺風焉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

集傳興也莘長也

集說劉氏彞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許氏謙曰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固易韻以反覆其詞然其意亦疑有異上章樂而飲酒樂四方和平諸侯賓服也下章飲酒而樂樂禮儀既備人情洽和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集傳興也那安居處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呂氏柟曰魚依于蒲則鈞餌不

能施綸竿不能加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此所以豈樂飲酒也

總論 輔氏廣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姚氏舜牧曰豈樂飲酒是始其樂飲酒樂豈是終其樂有那其居則安然以享此樂之無已

魚藻三章章四句

集說 黄氏震曰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牣魚躍氣象同因時序以為刺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三昧此詩初無此意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音與之雖

無予之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又何予之玄袞古本反及黼音甫

集傳輿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以金為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諸末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七成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音袞龍也黼如斧形刺七亦反之於裳也呂氏祖謙曰上公之服九章袞畫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繡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

毳篇鄭氏康成曰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侯伯鷩音鼈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鄭氏康成曰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子男毳尺銳反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鄭氏康成曰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孤卿絺知上聲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鄭氏康成曰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鄭氏康成曰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此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釆菽釆菽則必以筐筥

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集說朱氏善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衮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顧氏起元曰錫車馬以分氏族也賜衣服以別官階也玄衮及黼有衮龍以繪於衣自公而下隨其等而降殺有黼黻以刺於裳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隆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叶才匀反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

言觀其旂巨依反叶巨斤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驂七南反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

集傳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梁氏益曰爾雅云檻泉正出公羊傳云直出直猶正也正出者涌出也自發源處涌而直上故曰正出芹水草可食陸氏佃曰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蔞之美淠淠動貌嘒嘒聲也王氏安石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屆至也○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集說李氏公凱曰於檻前涌出之地則可采其芹矣於君子來朝之時則可以觀其旂矣既望其交龍之旂淠淠然飛動又聞其鸞鈴之聲嘒嘒然中節又見其驂駟之來則如諸侯至於此矣○顧氏起元曰此言始來朝之儀以見錫予之由也○何氏楷曰以檻泉自下上出與君子自下國而朝於王朝檻泉之旁有芹可采與君子來朝亦有儀從可觀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天子所予音與樂只音止君子天子命叶彌并反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集傳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

所以束脛在股下也鄭氏康成曰邪幅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氏穎達曰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也○陳氏鵬飛曰帶裳幅舄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差等之度故并觀之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恭敬齋遫咨齋二音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集說蘇氏轍曰君子之所以自敕而交於人者如此則天子從而予之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朱氏善曰禮以齊遫為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即福祿之所申也○鄒氏泉曰此章正是入覲之事匪紓以上言其入覲之敬下言其得君而獲福也○姚氏舜牧曰人臣之

上交敬而已敬則謹嚴整肅莫敢一事之少紓紓則怠緩而不恭未有不取譴於天子者此言彼交匪紓福禄申之信知上交須敬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集傳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頴達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黄氏佐曰辯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此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為萬福

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集說劉氏𤣥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脈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諸侯也氣脈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脈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芃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姚氏舜牧曰殿邦是與之之詞葢即其來朝匪紓者信其能鎮定天子邦家而為萬福之所同也

○汎汎芳劒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禄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郎之反矣

集傳興也紼繂音律也孔氏頴達曰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廵云所以維持舟者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輔氏廣曰言天子能揆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膍厚戾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膍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者詩意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黄氏佐曰此章興至膍之舟之不定者必纚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深察之又厚遇之葵之是於交際之間紓而度其有忠君愛國之心也○唐氏汝諤曰左右之從與優游之戾皆

是作詩者用意處見不獨君子賢而其旅亦賢不獨在朝時敬而在道時已敬

總論輔氏廣曰此詩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也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遬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歎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怠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集說王氏志長曰采菽詩車馬袞黼福祿申重亦既優渥矣至於末章以天子葵之一語寓予奪隆殺之義而當時侯度之恪於赤芾邪幅間著其匪紓之節千載之下想見九重之遐

若咫尺馬故可以懷諸侯治天下也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叶分邅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於圓反矣

集傳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穎達曰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翩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疏遠近之意胥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

以相遠哉

集說歐陽氏修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詩人以喻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徐氏光啓曰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昬姻親之乃近一疏便遠言當黽勉同心之意

○爾之遠叶於圓反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集傳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集說李氏樗曰堯親九族九族既睦然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之文武親親以睦然後民德歸厚葢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兄弟昬姻王苟遠之則民皆然矣王苟以此教民則民亦將傚之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二音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同上

集傳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己之人而言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綽綽有裕者交相愛也交相為瘉者交相惡也○輔氏廣曰交相病言交相讒害也集傳以為指讒己之人者言其病己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至于己斯亡

集傳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

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朱氏公遷曰己斯亡者亡而後已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於己斯亡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

○老馬反為駒叶去聲不顧其後叶下故反如食音嗣宜饇於據反如酌孔取叶音娶

集傳比也饇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蒲拜反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朱氏公遷曰此章比喻凡三節所以終受爵不讓之意

集說蘇氏轍曰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王氏質曰食量所饇酌量所取則不傷不量飢飽而食不忖多寡而酌亦不顧其後也言有後患也○許氏天賜曰上喻小人不量力下喻小人不知足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叶殊遇反

集傳比也猱獮猴也性善升木毛氏萇曰猱猨屬○邢氏昺曰善攀援樹枝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集說劉氏彝曰小人之為不善皆為所自能今又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又益之

以不善之敎是以塗塗附其堅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為徽猷○呂氏祖謙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晛乃見反曰音越韓詩劉向作聿下章放此消莫肯下遐稼反遺式居婁力住反荀子作屢驕

集傳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劉氏瑾曰盛雪見日氣則自消正如此也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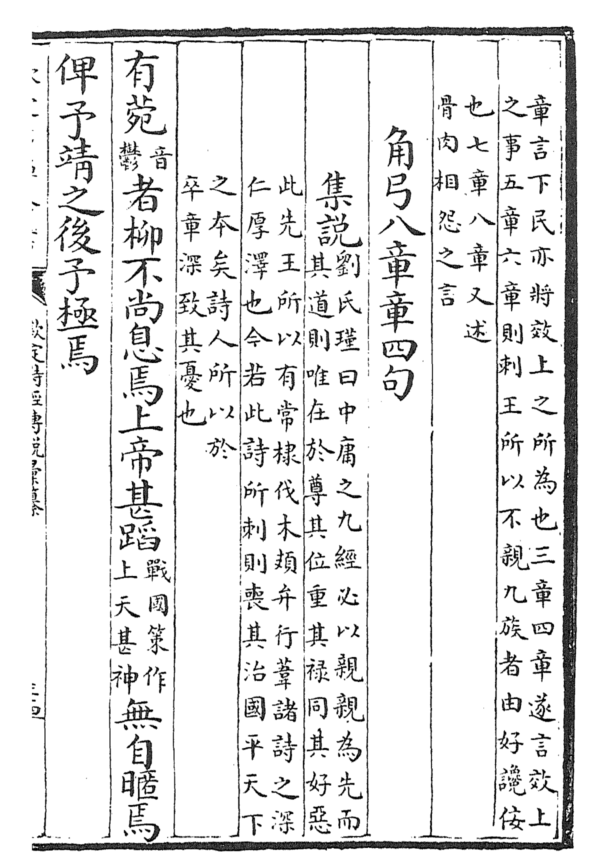
集說姚氏舜牧曰讒佞之人貶之則少退引之則日長必宜下遺之為是莫肯下遺則必自處於敖惰矣○顧氏起元曰此章喻明能消讒而王反長之式居婁驕言王信讒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一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莫侯反我是用憂

集傳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孔氏穎達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為南蠻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髳髦音義同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集說顧氏起元曰讒言殘害滅棄禮法我是用憂憂世變之趨也

總論歐陽氏修曰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



章言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為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也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

角弓八章章四句

集說劉氏瑾曰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為先而其道則唯在於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頍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於卒章深致其憂也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天甚神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集傳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葢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集說輔氏廣曰視其君如上帝本知所尊也然王甚戚神畏之而不敢近使我朝王則王室其可定乎然其後必求我而無已將反有所不堪者焉則又不可不慮此其所以不肯來朝也然亦豈得已哉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見上無自瘵側界反叶子例反焉戰國策作也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制反焉

集傳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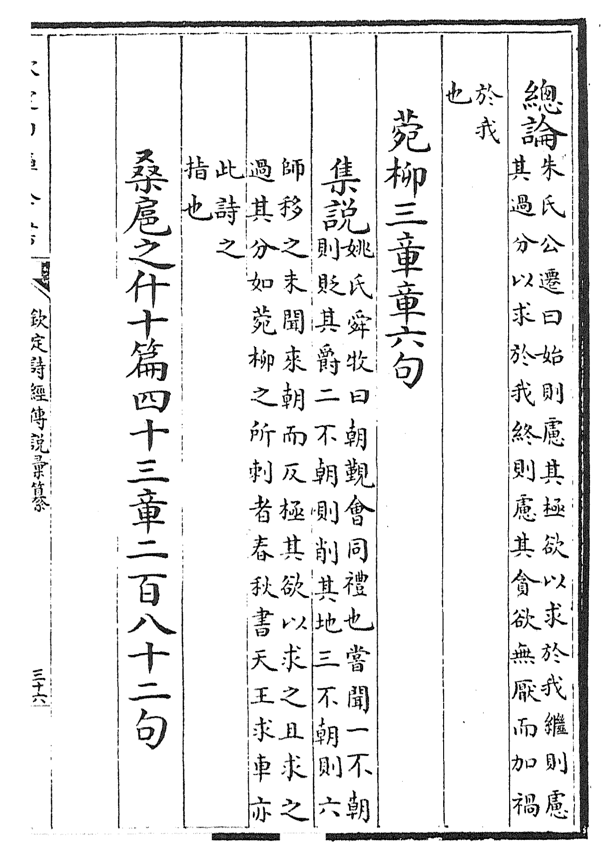
集說李氏樗曰無自瘵焉言苟朝王適所以自病也○顏氏起元曰過分者取之於常法之外而物有所難繼困之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塞所以無自瘵者不忍其予邁也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

予靖之居以凶矜

集傳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彼王之心于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集說朱氏公遷曰鳥飛有所止王心無所極以意相反而為興也○唐氏汝諤曰凶矜即上予極予邁之意葢貪縱無極則難弭責望無已則難塞加禍所不免矣



總論朱氏公遷曰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集說姚氏舜牧曰朝覲會同禮也嘗聞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求之過其分如菀柳之所刺者春秋書天王求車亦此詩之指也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五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六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音亡

集傳賦也都王都也鄭氏康成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頴達曰舉都邑者以都邑之人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徳也黄黄狐裘色也鄭氏康成曰冬則衣狐裘黄黄然取温裕而已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

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此章言都人之為士者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生之法言其服與言既相稱故萬民皆望其容服不生慢易而為法也○輔氏廣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叶租悅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髮叶方月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集傳賦也臺夫音扶須也許氏謙曰臺見南山有臺傳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

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陸氏德明曰綢密也○朱氏公遷曰綢直言其多而不曲局也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集說嚴氏粲曰言都人之男子以臺草為笠以緇布為冠撮持其髮見儉素也彼君子家之女其為髻容而直如其本髮亦儉素也容是其髮生之容直亦髮之本性緊梳則順其髮性之直故曰容直如髮疾時奢淫故我不見如此之風俗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叶繳質反

集傳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蘇氏轍曰充耳尹瑱也實塞也

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姞其吉反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孔氏穎達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劉氏瑾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盧皆一時之望族為世所稱也苑猶屈也積也何氏楷曰風俗通云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結故有積義

集說姚氏舜牧曰尹吉周之著姓大家凡國俗之趨向大抵都效大家之所為故詩人特稱之〇徐

氏常吉曰充耳琇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初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集傳賦也厲垂帶之貌孔氏穎達曰禮大帶垂三尺○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也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蠆螫音釋蟲也尾末揵音虔然似髮之曲上者陸氏德明曰長尾為蠆短尾為蠍揵舉也邁行也盍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集說孔氏頴達曰彼都人士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君子女乃卷曲其髮末如蠆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我今不見士女如是儀飾是故中心思之欲從之行也○徐氏光啓曰言從之邁與行歸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得見之思耳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喜俱反

集傳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

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集說輔氏廣曰後二章但言其帶與髮者以見此猶不可得而見況於言與德乎○徐氏光啓曰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惟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則無舒肆冶容之態而民生之咸獲自盡槩可知矣

總論鄧氏元錫曰都人士慕舊都化也化化自上始服其服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文以君子之辭有其辭實以君子之德民望而歸之非化成俗美孰能與於此今邈不可見矣慕之至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集說孔氏穎達曰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所法傚也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

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集傳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郭氏璞曰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董氏逌曰楚辭曰薋菉葹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菉今攷鄭氏說以為王芻則當逸時字為菉矣

兩手曰匊局卷音權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

其君子之還也

集說蘇氏轍曰王芻易得之菜終朝采之而不盈匊意不在所采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故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也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叶都甘反五日為期六日不詹音占叶都甘反

集傳賦也藍染草也孔氏穎達曰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李氏樗曰所謂

期逝不至也

集說李氏公凱曰君子久役婦人獨處往采藍草易得之物而終一朝之久乃不滿一襜焉是其憂思而不專於事也因慨歎曰昔君子之去也約五日為歸期今六日而猶不見焉如之何而勿思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敕亮反其弓叶姑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集傳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為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丘氏曰是子往狩我則為之韔弓往釣我則為之綸繩於弓於竿今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何氏楷曰此下二章皆預擬之詞

○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鱮音敘叶音湑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掌與反

集傳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鄒氏泉曰上兼言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之文在下接言之蓋亦舉此以該彼也

集說董氏逌曰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姚氏舜牧曰韔弓綸繩非婦人事而況觀其所為釣者乎此蓋甚言思之至極耳若曰如其至也我願為之役與之周旋不舍也

總論沈氏守正曰通詩總是思念之情末二章則思中之摹擬也方采緑而忽思髮之曲局而歸沐之情景可想五日六日亦是大約言之耳末二章總是無往而不與之俱意中事詩中景也

采緑四章章四句

集說郝氏敬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皇人録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集傳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

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惟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惟召伯能勞之也蘇氏轍曰宣王國申伯於謝使召伯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也○何氏楷曰勞之謂慰其勞苦恤其飢渴拊循勸勉如天澤沃然其勞也蓋膏也

集説孔氏穎達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衆人所以得悦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召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悦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叶魚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

哉叶將黎反

集傳賦也任負任者也孔氏穎達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人輓音晚車也周禮鄉師注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呂氏祖謙曰邱氏曰盍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何氏楷曰盍者未定之辭功既就庶可言歸哉

集說王氏安石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嚴氏粲曰二章言營謝之役盍任輦車牛是工役之事也召穆公之營謝也知役夫之勞故皆呼而諭之曰俟我南行營謝之功已成盍云歸哉示以歸期安其心也○姚氏舜牧曰細玩我任我輦二章數我字似召伯之所以勞之者此民之樂為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盖云歸處

集傳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穎達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范氏處義曰名伯天子之卿視君故言師旅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名伯之遇征夫如此○朱氏道行曰行役者無不告勞亦無無不亟言還歸今獨曰我行既集便有欣然先竣役而不敢以家念參者名伯之激勸神也

○肅肅謝功名伯營之烈烈征師名伯成之

集傳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皇輿表鄧州今南陽府鄧州信陽軍今汝寧府信陽州隸河南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姚氏舜牧曰征師役衆也人衆而役大非威信以號召鼓舞有不能作其勇烈者故曰召伯成之○薛氏志學曰肅肅以規摸形勢言營之謂區畫董治之也烈烈以趨事赴功言成之謂鼓舞激勸之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集傳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

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王氏安石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其溝洫故也○張氏㮳曰建侯開國民事為重故又以土田言之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朱氏公遷曰當時宣王以徹申伯土田為命故云然

集說呂氏祖謙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輔氏廣曰此章又重言營謝之功水土悉得其平治者皆召伯成之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安也召伯之出為營謝耳然謝功既成而上則有以安夫天子報功之心下則有以成夫師旅威武之勢則其經畫之方保綏之德非有大過人者能如是乎

總論許氏謙曰上公則下悅蓋申伯誠有功於天下而封之故民雖勞無怨而且樂道其事也其末章既喜謝邑之平治頌召伯之成功而歸重於王心之寧忘己之勞以奉其上惟欲得王心之安耳此見忠實之情太平之氣象也○鄒氏泉曰首章言召公能勞其役也二章三章言行役者感激勸勉以謝功既成而後歸也四章歸功於召公末章則美其成功之大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集傳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姚氏舜牧曰崧高云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又云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則申伯之功德可見矣此王命召伯營申伯之宅民爭勸而樂成之也

集說何氏楷曰謝為荊徐要衝之地封申伯於此則足以鎮撫南國宣王之心則安也觀崧高之詩一則曰南土是保再則曰戎有良翰則王心之所以寧可知不獨謂其足以篤厚元舅克副親親賢賢之念己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下同如何

集傳興也隰下溼之處宜桑者也孔氏穎達曰下溼曰隰桑宜在溼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

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劉氏瑾曰所謂比者葢以隰桑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菁莪比意相類

集說呂氏祖謙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叶欝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集傳興也沃光澤貌劉氏燊曰沃謂長茂光澤如膏之沃也

集說鄒氏泉曰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於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集傳興也幽黑色也孔氏穎達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

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膠固也

集說輔氏廣曰德音孔膠謂君子之德音足以感人使之甚膠固而不可解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見其可樂之實下章之誠愛亦本於此耳

○心乎愛叶許既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集傳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董氏逌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將使何日而忘之耶呂氏祖謙曰邱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楚辭所謂思公

子兮未敢言意葢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集說輔氏廣曰上章既言德音孔膠故此遂言誠愛之意惟其德音之感人者膠固而不忘故其誠愛之深發之遲存之久而至於如此也○姚氏舜牧曰愛出於根心即從而謂之亦不能盡但藏之中心有不能終忘者耳中心藏正與心乎愛相應

總論黄氏佐曰此詩首三章是屢與其見之之喜末一章是極道其愛之之誠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集傳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陸氏璣曰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陸氏佃曰未漚人功故謂之野菅菅茅屬也而其華白故曰白華

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集說朱子曰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朱氏公遷曰宜相得而反相遺可怨者也

附録蘇氏轍曰取白華而漚之又束以白茅焉言表裏無不潔也今申后之修如此幽王遠之而近褒似使獨居焉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集傳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李氏本曰天無雲則有露有雲無則無露白雲水土輕清之氣未為層雲也而英英如花朶然則尤輕而不蔽明矣故其氣薄而易散是不露而猶露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

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集說嚴氏粲曰言王之恩澤當均及之如白雲之覆露菅茅皆蒙潤澤也今天運艱難而幽王不如是也歸之天運謂己所遭之不幸耳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地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集傳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滮池之不如也

附録王氏應麟曰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鄗世傳以為水名○寰宇記渭水西自京兆鄠縣流入長安漢建三年造便橋跨渭斯滮池之別名西北合渭水

○樵（祖焦反）彼桑薪卬（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集傳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郭氏璞曰今之三隅竈也○孔氏穎

達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火爐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集說程子曰樵彼桑薪不用而我烘于煁竈與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王之所為如此所以勞傷我心也

○鼓鐘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七到反視我邁邁

集傳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何氏楷曰懆說文云愁不安也陸德明云愁不申也非一念之而已故曰懆懆邁說文云遠行也王之視我望望然不顧若邁而又邁然者遠之之甚也○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

我邁邁何哉

集說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鐘于宮而聲聞于外今我中心念子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李氏本曰宮者深密之地言鼓鐘于深宮必聲聞于外以比中有實德則王必知之而有感動也此蓋反躬自責之辭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集傳比也鶖秃鶖也陸氏佃曰鶖性貪惡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鬬好啗蛇梁魚梁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

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集傳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 劉氏瑾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此禽鳥匹偶竝棲之常也 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謝氏枋得曰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有扁步典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都禮反叶喬移反兮

集傳比也扁卑貌俾使疧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疧也

集說季氏本曰人履扁石而卑以比寵妾而賤自賤如此豈碩人所宜哉故我以遠我為病非為我之失愛也正以王自失其所以為尊耳

總論程子曰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劉氏瑾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為比體一章以一事為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絶念於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

白華八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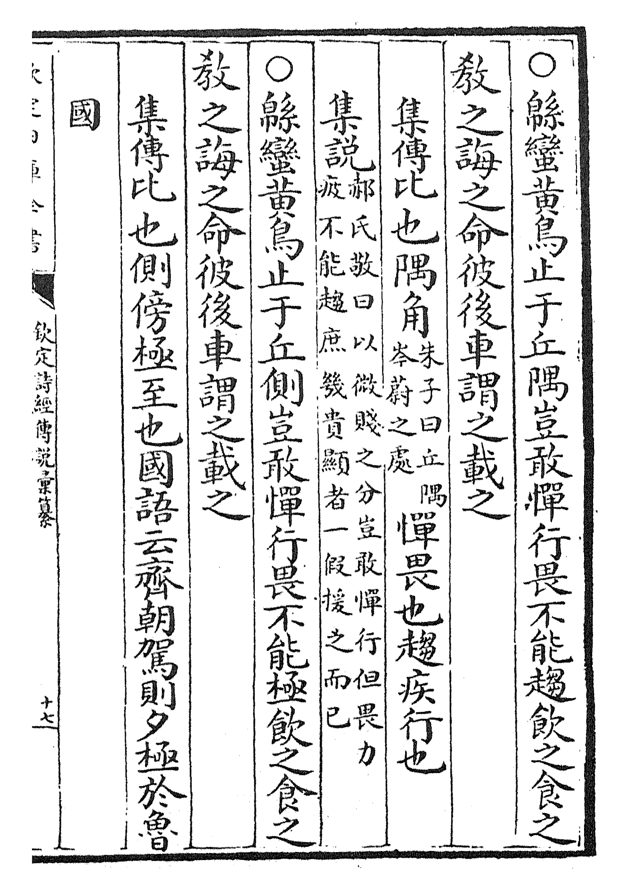
集說李氏樗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泛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鴆反之食音嗣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比也緜蠻鳥聲何氏楷曰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絶如緜而鳥語不可與人解

又似鑾也阿曲阿也孔氏穎達曰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邱之曲中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盖曰緜蠻之黄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盖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集説鄒氏泉曰飲之食之欲其周恤乎己也敎之誨之欲其指示乎己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拔乎己也○唐氏汝諤曰止于丘阿非得所止之意乃倦飛而止不得已而然也道遠非一蹴能到而勞苦不勝非不欲前實不能前耳故下遂致冀望之語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丘也隅角朱子曰丘隅岑蔚之處憚畏也趨疾行也

集說郝氏敬曰以微賤之分豈敢憚行但畏力疲不能趨庶幾貴顯者一假援之而已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丘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

集說 張氏彩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故曰畏不能極

總論 輔氏廣曰微賤之臣奔走行役道遠而勞甚至為鳥言以自比而求所託焉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者也○郝氏敬曰詩不敢直懟而自託於鳥不敢辭勞而但告哀於人黃鳥睍睆應節趨時人所喜悅故以為比志苦而辭卑乃所以為溫柔敦厚之意也○章氏甫曰周之盛世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豈有如緜蠻詩人所思者乎可以觀世變矣

緜蠻三章章八句

集說 徐氏光啓曰此詩比體與碩鼠采苓一例其初託言於鳥下只直言己志而已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叶鋪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集傳賦也幡幡瓠葉貌羅氏願曰瓠其葉可為菜○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葢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采取之又亨煑之醲以為飲酒之菹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王氏安石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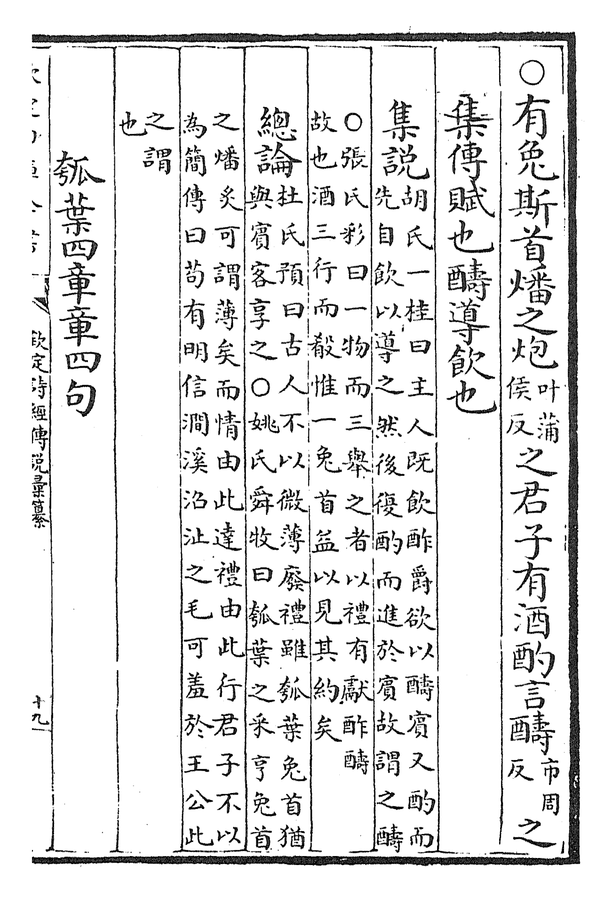
集傳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音隻叶陟略反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才洛反

集傳賦也炕音抗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叶蒲侯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集傳賦也醻導飲也

集說胡氏一桂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醻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醻○張氏彩曰一物而三舉之者以禮有獻酢醻故也酒三行而殽惟一兔首益以見其約矣

總論杜氏預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姚氏舜牧曰瓠葉之采亨兔首之燔炙可謂薄矣而情由此達禮由此行君子不以為簡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羞於王公此之謂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集說徐氏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象傳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意矣

漸漸竝士銜反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

集傳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漸漸高石與悠遠之山川皆敘其所歷險阻之勞○劉氏瑾曰漸漸之石維其高

矣者謂所歷之路高峻峭拔非攀援則不可以登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山窮者川斷之川盡者山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叶莫筆反矣

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集傳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集說黄氏佐曰不暇謀出則甚於無朝旦之暇矣

○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何反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湯何反矣

集傳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朱子曰畢是㴬魚底叉網㴬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陸氏佃曰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涉水波也○胡氏一桂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

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豕涉入水是在地為將雨之徵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役人遇之尤以疲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歐陽氏修曰謂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遑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總論 輔氏廣曰世之治也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烏在其為民之父母也○朱氏公遷曰一章則兵起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軍入險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露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疲而憂患專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集傳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黄赤色亦名凌霄鄭氏康成曰陵苕之華紫赤而繁

○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集說李氏公凱曰周室將衰如苕華之將落芸然而黄不能久矣是以我心憂愁而自傷所遇之如此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經反）

集傳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季氏本曰言我本不意所遇之世如此若知我如此則不如無生謂生則不忍見也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叶補苟反）

集傳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鄭氏樵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

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集說朱子曰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菫荼如飴苦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向氏搢曰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魚罷之世遠矣

總論鄒氏泉曰首二章言哀世難久存而深致其感末章言百物皆彫耗而不聊其生見其所以不能久存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集傳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

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叶户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集傳興也草衰則黄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黄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集說李氏樗曰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也

○朱氏公遷曰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而語又相呼也

○何草不玄叶胡匀反何人不矜古頑反韓詩作鰥叶居陵反哀我征夫

獨為匪民

集傳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王氏質曰草自黃而玄與苕自華黃而葉青同為時節之變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集說李氏樗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言以我征夫為非民乎盍以民視之則仁愛之必不至於久役也今既不以民視之故不復顧惜之也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

集傳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無異予○王氏質曰言不以民待下也

○有芃薄工反者狐與車叶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集傳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集說李氏公凱曰彼芃然之狐循於幽草之中則其宜也今我何為亦乘此有棧之車而行彼周道之上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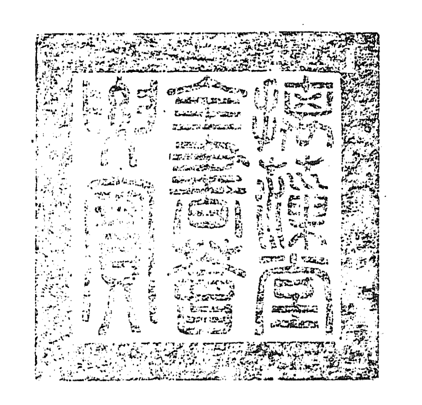
總論顧氏起元曰此反覆傷已征役之不息也首章言役之重困二章言失其家室之樂三章傷其自同於物四章傷其物之不如也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集說輔氏廣曰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彫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黄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朱氏公遷曰自菀柳至此其詩多似風體雅降為風亦有其漸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魏世蔫